



上党戏剧史

形成初期，群众称它为「土戏」，约在清乾隆时，民间对它的名称已有了「大戏」之称。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地群众一直称它为「大戏」，1956年山西省第一届戏剧会演会上，定名为上党梆子。

同时定名的还有蒲州梆子、中路梆原双喜。子近期称雁剧，只有上党梆子坚守未变。

上党梆子从诞生、成长、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三个时期。剧目、音乐唱腔、表演程式套路和独特的舞台美术，它是一个艺术因素完的剧种，是上党地区独特的民间文化、乡俗民情的艺术结晶。对于它的形成历史，过去因资料缺乏，多是「约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推断，言词闪烁，充满不确定性，或武断地说「形成于明末清初」，如细推究，力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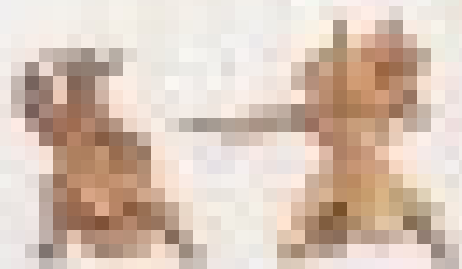
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晋东南地区戏剧工作者，为了给上党梆子明晰的答案，曾经不懈努力，展开了寻根之旅。





上
世
國
史

柏
氏





上党戏剧史谈

上党梆子，形成初期，群众称它为『土戏』，约在清乾隆时，民间对它已有二百年历史了。

新中国建立之前，当地群众一直称它为『大戏』，1954年，山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会，名为上党梆子。同时定名的还有蒲州梆子、中路原双喜。著梆子近期称雁剧，只有上党梆子坚守未变。

抚

上党梆子从诞生、成长、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三个世纪，它是一个独特的剧目、音乐唱腔、表演程式套路和独特的舞台美术，它是一个艺术因素完备的民间文化、民俗民情的艺术结晶。对于它的形成历史，过去因资料缺乏，多是一断，言词闪烁，充满不确定性，或武断地说『形成于明末清初』，如细推究，又在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晋东南地区戏剧工作者，为了给上党梆子找到一个明晰的答案，曾经不懈努力，展开了寻根之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党戏剧史撷谈 / 原双喜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203-07889-0

I. ①上… II. ①原… III. ①地方戏 - 戏剧史 - 山西省 IV. ①J82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080 号

上党戏剧史撷谈

著 者: 原双喜

责任编辑: 赵虹霞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晋城新浪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889-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闫锦绣

主 任： 张红君

副 主 任： 郭孝明 吴国华 张爱珍 魏广麟

执行编辑： 李丰海

成 员： 霍国亮 武三霞 郭志强 邹年堆 杨 上

校 对： 原双喜 李丰海

摄 影： 郝仕杰 李德顺 程画梅 吴向周 郝 锐

杨 上 张付军

工作人员： 裴 静 张伟伟 王沁芳 李艳飞

出 品： 晋城市上党戏剧研究院

序 一

一开笔,布满本书的多个方面的数字,纷纷涌向笔尖:

舞台题壁 1300 多条;

戏曲班社 700 多个;

演出剧目 5000 多本(折)

伶人戏僚 1000 多名;

舞楼戏台 1000 多处;

还有数不清的戏曲活动的年号和日期……

可贵而有趣的是各种数字并非统计式的。各有各的情节和故事,各有各的起始和着落,各有各的酸甜苦辣的生涯。叙说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几不释卷。而读着读着又引我钩沉起早年浏览过的《辍耕录》。那是元代陶宗仪撰写的一本见闻录,共三十卷,所考订的书画文艺,其评其确,足备参证。即使俚俗戏谑之谈,闾里鄙秽之事,也逼真可信。原双喜先生的笔路,颇为类此!想来也是缘于他于戏曲界识见之广。原公八岁便入戏班,学戏唱戏,识人识器。原君尤其喜读,据说已临身叫板登场,犹眼不离卷,何其执着!以“识”与“学”而论,这样一位在剧坛躬亲孜孜将近 70 个春秋的老翁,现在振笔上党戏曲,将其著述视之为“上党戏曲辍耕录”,似无不当。也因为发此所感,欲赠原公“五字真言”云:

抄：忠实地、不厌其烦地抄录各地古戏台当时艺人留下的题壁，使之以锐证见于天日。

闻：利用自身日夜跟随戏班的生涯，倾听长辈闲言琐语，采访艺僚所闻所见。

历：戏班有如游历的吉普赛人，正如本书中记叙的壶关乐意班绰号“驮骡班”那样，“天天唱戏天天走，天下都在我心头”，真可谓无处不是书啊！具有如此经历的人来写自己身边的事，不是如拾草芥么！

拾：我与双喜同志相知数十年，深知他是一位地道的有心杂家，十分善于拾贝采英，就像一位纯静的村姑，手提竹篮，不言不语，鲜花绮草，遇者皆拾，绣阁所存，无不是珍。

阅：如前所述，原老是位读书痴，他一辈子坚持“开卷有益”，台上是优人，台下称文士，几十年的功夫，自然造诣为著作郎了。

嗟乎！其人也！其书也可！

本书洋洋洒洒 30 万言，纵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恳挚而热情地倾吐了上党乐户的身世和它的来龙去脉；

二是“故事会”般地讲述了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襄武秧歌、西火秧歌、泽州秧歌、沁源秧歌等上党地区所有的戏曲风情；

三是具体而逼真地回顾了组织举办的传承上党戏曲的“八·五仿古录像”过程。

原公谦虚地说只是“摭谈”，实际上是经不离线，纬不失密。又由于他占有大量的古舞台题壁原始抄录和乐户后人家传的队戏、院本、杂剧以及傩戏古抄本，故言之有据，立论有抵，大有不可辩驳之势。理应承认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述。即便见地不一，就本书所映显的原始资料，也足以看到它在上党戏曲史上的光华了。

上党乐户兴衰变迁史，是原氏一手组织、亲身参与的一项宏大的系统发掘工程，他将之排在本书之首，为这些历来被侮为“龟家”的民间艺人正名，肯

定他们的艺术作为,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评价他们的历史奉献。这一节文字正如同《四库提要》中《述异记》描述冀人模仿蚩尤以角觐人而形成角觐戏,后人便把中国戏剧的孕育期定于汉代一样,千年之前宋金时代活跃于乡里的乐户以及他们所创造的“队戏”,自然也可认为上党戏曲的胚芽。如果说角觐戏的最早剧目是《东海黄公》,那么,原氏等上党戏曲研究者从潞城市南舍村曹家兄弟那里发现的明万历二年手抄本,记载着大量队戏、院本、杂剧以及供盂剧目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则是上党戏曲早期的剧目。而与孔三传在卞京创立的“诸宫调”是否也存在着某种瓜葛,亦未可知。倘若学术研究允许这样的假设,希冀再有若干实物面世,当如何认识上党戏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源头,那可就另当别论了。更值得深思的是《礼节传簿》中竟有 26 个杂剧剧目。而杂剧之名最早出现于唐,这么说,有唐一代,上党戏曲又该是何等面貌? 再加戏曲的祖师爷唐明皇六下潞州,曾在晋城黄华街有过赏戏情趣,研究的端绪就更多了。原氏一僚人物步潞城,走平顺,过壶关,达陵川,抵泽州,转阳城,再访高平,所获多多。元明时期,上党地区乐户有三四百家,乐人无计,并有相当数量的女乐人,像《唐乐星图》中说的“男记四十大曲,女记小令三千”。他们从乐户世家搜集的原始抄本有潞城曹家的《礼节传簿》、《礼节词文》,平顺王家弟兄 30 多本剧目资料、长子牛家的 20 多个祀赛文本,所有抄本都出自明、清、民国时期。

原君也者,寡言而行,以成其信,仅此而已。

本书的后半部 3/4 的篇幅是以上党梆子为中心,讲述上党戏曲之形成。素材全部采自历代的舞台题壁,极为厚实和质朴。对于班社和剧目的记叙,也极为翔实有趣,甚至带有立传性质,基本上做到了“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所有这些,读者投目自明,毋庸叨叨。窃欲借得少许笔墨,领略笔者如何精巧地通过舞台题壁具体而生动地阐发上党戏曲之间生生化化的衍进。

《素问·天元纪大论》说：“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易经》也有“生生之谓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的说法。都说的是万物相生的关系和规律。原先生正是这样表述上党梆子的产生和滋生，进而否定上党梆子“外来说”观点的。按原先生的说法，古老的民歌小调、串乡走庄的曲艺杂谈、阡陌沟崖的野哼、乐户的成调连曲，都是上党梆子成形的基因和滋养。而当梆子的程式基本定型之后，又反过来化育着各路戏曲支脉，上党落子及乡土秧歌无不融入梆子的骨血。郝聘之、吴国华姑姪不都是梆落两栖演员么！古人揭示的万物“生生化化”之道，竟为上党戏曲演绎得如此五彩缤纷。可见世界万物同理。

说到“生生化化”，不禁又联想到泽州戏曲先哲孔三传。他的“诸宫调”，实在是天才的生化结晶，可惜史料阙如，无从考究。王季思教授的摹拟虽非事实，但可以引人对崇拜者的遐想，更有意思的是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既然弋阳腔、青阳腔在明代中期可以传到上党，那么孔三传的“诸宫调”为何不可以在北宋从汴京南传呢？再经艺人们的融合生化，又形成了怎样的新腔，不是也成了说不清的可能性？再者，上党梆子并不全是板腔体，有相当多的曲牌调，这又是怎样形成的？当然有些现象也不可以做无缘的“拉郎配”，就说“宫调”吧，不能因为上党梆子曾称为“上党宫调”，就与孔三传“诸宫调”连在一起，认定上党梆子成于北宋。当知两个“宫”字涵义不同，前者是泽州文人取“天下百调宫为首”之义赐给上党梆子的桂冠，后者是孔氏对各种曲牌体（包括上流社会歌伎之作）的创新。至于说梆子唱腔因落在“宫”字上而故名，亦非然也。据吴宝明先生说梆子唱腔多落于“徵”字，只有过门才落于“宫”字。这不就更无缘了。

说来说去，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木府风云》的作者借徐霞客之口说了一句哲言：“只有传承海纳百川的文化才是民族昌盛的根基。”这句话对极了。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传承的过程，都是各种文化以大众的喜爱与否而互相影响、互相浸涵、互相融合的过程，其结果必有异化之物，是你非你，是我

非我。传承不是等号。所以一味强调谁是父谁是子,对进取和未来,并无多大意义。目前,关于上党梆子的著述,仅我知道的,有栗守田先生的《上党梆子》、郭振朝先生的《梨园群芳》、吴宝明先生的《上党梆子音乐》,还有程伏舜、霍秋法、宋爱龙等翁的大作。可谓百花齐放,各具仙姿。不必求得“一刀切”,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对读者就会有启迪。相信原双喜先生的这本书也会成为春天争艳而宜人的鲜花。

《道德经》说:“常无欲,可名于‘小’”,“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我的这位老朋友正是这样一位绅士,他的这部作品,也正是这样一部著述。

谨为序

柏 松 疏

2012年初秋于晋城

(作者系中共晋城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山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序 二

原双喜先生的《上党戏剧史摭谈》即将付梓，心中既高兴又钦佩。这是上党戏剧研究领域的一大喜讯，也是先生多年来孜孜以求、悉心钻研的重大成果，在此，我特向作者表示祝贺。

我对原双喜先生了解不多，因为我到晋城市文化局工作时，他早已离休，后虽有几次接触，也只是谋面寒暄、互致问候而已，但原双喜先生的成就和为人，却早有所知。从别人的介绍中，得知他曾是上党地区一名资深的戏剧工作者，上世纪 60 年代初就调到晋东南地区文化局，曾担任戏剧组组长（即今艺术科科长）、创作室主任，后任上党戏剧院副院长，主管戏剧研究，写过剧本，发表过若干剧评文章，二级编剧职称，云云。为人么，乐观，豁达，谦虚，严谨，是后生晚辈们学习的榜样。

我对他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兼任上党戏剧院院长之后，院存资料有一套“八·五仿古录像”，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山西省文化厅录音录像室和上党戏剧院共同录制的，得到国内戏剧专家的高度重视。因为是晋城建市伊始的一项活动，市委、市政府也非常关心。中共晋城市委书记崔光祖、市长薛荣哲还陪同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建功到现场指导，并和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这次录像活动就是由原双喜先生策划、统筹并担任总导演、总指挥的。为了永久地保存好资料，他极力建议、主张将录像带做成了光盘，

把上党戏的资料像孩子一样好好呵护,其景其情令人感动,因为这个时候,原先生已经退居二线。第二件事是上党戏剧院要编绘出版一本《上党梆子脸谱集》,请他担任顾问,因为他参与了审图、修改、定稿并承担了大部分的文字工作。他二话不说,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并且认真地投入到了此项工作中,亦非常令人感动。后来,他又参加了上党梆子传统艺术“赵公明变脸耍牙”的录制工作和两次新创剧本的讨论会,均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意见。2011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为上党梆子300年、上党戏剧院建院50周年、市上党梆子剧团成立7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他被评为“上党梆子功臣”之一。近年来,他苦心孤诣,将长期以来他对上党戏剧研究的心得,汇编成了一部书稿,为避免和已出版的同类书籍内容重复,特将书名定为《上党戏剧史摭谈》。摭谈有选取、搜集的意思,如他在书中前言所说:“别人谈过的,我尽可能不谈,别人没谈过的,是我要谈的重点。”可见,先生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认真严谨且谦逊达观,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按照先生的说法,在《上党戏剧史摭谈》中他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一、上党乐户戏是上党戏剧的祖先,应把它放在首位。

二、明代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简称《礼节传簿》),既记载了上党乐户戏的辉煌,也见证了上党乐户戏兴衰的客观原因,对现实有着启示作用。

三、对上党梆子的渊源“西来说”和“南来说”传说提出了否定意见,明确提出上党梆子的根在上党,源在泽州。

四、上党梆子在泽州生成地域的推断,上党梆子北渐潞府(长治),覆盖上党,成为名符其实上党梆子的年代提出。

五、上党落子是从河北传入的小剧种,十余年后,迅速崛起为“大落子”之谜,从舞台题壁中找答案。

六、襄武秧歌、泽州秧歌、西火秧歌,历史上为什么要照搬上党梆子,形成

了“两下锅”“风搅雪”现象,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结束,目前这种历史现象又在重演,原因值得思考。

除上述观点外,他在书中还提出一个命题:“塑造高端,维护高端”,对新中国成立后,上党戏各剧种的飞跃发展,归结为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保护、促进;归结为“塑造高端、维护高端”的措施。

总之,此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值得我们去思考,有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我认为这也是好事。

张红君

(作者系晋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晋城市上党戏剧研究院院长)

前 言

拙作《上党戏剧史摭谈》，就要“丑媳妇见公婆”了，心里不免忐忑。

多年来，上党地区（晋城市、长治市）记载和研究上党各剧种史的成果出了很多，近日所知，还有不少潜在成果待梓。为了避免重复，我采取了摭谈方法，即别人谈过的，我尽可能不谈，别人没谈过的，是我要谈的重点。

寒声先生生前曾多次提到，希望上党人能写一部上党戏剧史，全面介绍上党各剧种的渊源及发展历程，给外界读者一个全面认识。寒老的愿望，因种种客观原因终未能实现。拙作虽然把上党地区各剧种罗列到了一起，也未敢按志书体例要求来写，一是那样必然重复，二是现有材料不足，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工程很大，三是笔者功力、年龄、身份的限制，只能摭谈一番。《上党戏剧志》只好期待后生了。

上党是戏剧之乡，有古老的乐户戏、上党梆子、上党落子和多种秧歌，不足三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从古到今存在这样多剧种，说明上党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看戏。可以想见，古代上党戏剧舞台上是一种多么热闹的场面。近年来，许多戏剧史论专家说，上党地区是中国戏剧发祥地之一，这是根据滥觞于北宋末的千年乐户戏而得出的结论。乐户戏是上党戏曲的祖先。

鉴于此，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把上党乐户戏列在其中，放在首位。一是它古老，比元杂剧要早 200 多年，甚至比南戏（温州杂剧）形成还要早若干年。上

党地区有碑碣和实物记载的宋金元时代的舞台遍布城乡,这些古舞台(舞楼、舞亭)就是为它而建的戏台。二是乐户艺人虽然是角伎兼演员,但演戏(包括歌舞剧)是他们的主要职能。从明万历二年(1574)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简称《礼节传簿》)和《唐乐星图》记载来看,乐户在迎神赛社活动中,演戏是主要的,其次才是角伎吹奏。上世纪 80 年代后,乐户、阴阳献出的 50 多种资料中,记有他们演过的剧目 300 多个,到上世纪 30 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仍保留有剧目 60 多个:有正队戏、供盛队戏、路队戏、杂剧、院本、比方、清戏,还有傩戏、尸灵装扮、象神表演等。演戏的形式有台上台下、街巷广场、露台献庭、丧棚院落,但主要演出还是在神庙中的戏台上。乐户戏样式众多,但基本还保留着原生态戏剧面貌,不能用剧种论,所以我为它取名叫“乐户戏”,即乐户所演的、多样式早期戏剧。

资料记载证明,乐户戏主要兴旺于金元时期,特别是元代,是它活动、艺术水平鼎盛阶段,到明朝前期,已是强弩之末。《礼节传簿》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记录而成的。到明代末期,尤其是南戏弋阳腔、青阳腔传到上党,乐户应观众要求,不得已演了 20 多出(折)南戏剧目,说明此时已呈衰退之势。潞城南舍村曹家先祖曹国宪,是从邻村南贾村将《礼节传簿》复抄后留给子孙的。从《礼节传簿》中可以看出,它是在无奈中才学演南戏剧目的。到了民国年间,上党乐户戏虽然照样演戏办赛,但已流为祭祀形式。这也和明末清初战乱、天灾人祸有关,同时,明末清初上党梆子兴起,对它也是个挑战,在竞争中,观众选择了上党梆子。

上党梆子的形成,和乐户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可以认为,早期上党梆子曾在乐户戏中孕育,而后分蘖出来独立发展,主流观点认为上党梆子是在泽州民歌、曲艺、民间演唱基础上形成,从乐户戏中吸纳了多种营养而壮大起来的。不论哪种形式,都离不开上党乐户戏这一戏剧先驱的影响。

上党梆子的形成又有“西来说”和“南来说”两种源头说法,经过调查、比

对,证实上党梆子“根在上党”,“源在泽州”,是上党泽州民歌、曲艺、民间演唱和前代戏剧文化因素的结晶。

上世纪80年代后,上党地区戏剧工作者收集了1300多条舞台题壁,题壁时间从明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根据我对1300多条舞台题壁的深入解读,得到了十种信息,其中之一,推断出了上党梆子根脉泉源所在的位置。过去只说上党梆子形成于泽州,泽州虽然不大,也还是一方辽阔的土地,六个县(区),9000多平方公里,发祥地到底在哪里,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上党梆子在泽州孕育、形成、壮大、成熟,何时北渐覆盖上党,成为名符其实的上党梆子,十条信息中也有明晰的答案。

上党落子是晋东南地区第二大剧种,曾和上党梆子争雄将近一个世纪。

它在道光末年从河北武安传入上党黎城,开始只是乡民们自娱演唱的家庭生活小戏,借几件行头,十几人即成一台戏的小落子。但在十余年后的同治初年,舞台题壁记载,却突然变成了需要几十个人才能演唱朝代大戏的大落子,如此迅速崛起,也可在舞台题壁中找到谜底。

在上党地区各种秧歌之中,襄武秧歌是戏曲因素比较完备的小剧种,它在形成发展中,也把上党梆子当成了汲取营养的宝库,采用了一切照搬的方式,对此,舞台题壁有载,老艺人回忆材料有证。所以,襄武秧歌舞台上,一度出现了梆秧同台、同戏的“两下锅”、“风搅雪”演出形态,这种现象,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

不但上党落子、襄武秧歌曾照搬上党梆子,泽州秧歌、西火秧歌也无不如此,在陵川叫“混场秧歌”。

由于上党梆子是在上党地区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形成、成长起来的,和当地人民水乳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当地人民的审美定势,也必然影响到后起的各个剧种,从而形成了上党戏统一的艺术风格。

上党戏剧,在历史上都有过辉煌时期。但真正的飞跃发展,我把它归结为

从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剧团开始。旧时代,“富人成班穷人唱”,艺人大多是贫苦出身,为了觅食才进入梨园,富人则是为了扬名争雄置箱成班。唱戏没有戏箱不行,贫苦艺人只能依附箱东家谋生。平时受东家剥削欺凌不说,戏箱是东家的私有财产,变卖赠送,戏班兴散不定,艺人流离失所,是经常发生的事。像晋城东四义鸣凤班那样行戏 160 多年,在上党独一无二,能行戏几十年者也是凤毛麟角。因此,艺人们形成流浪的习惯,反正剧目都是人人会唱的“四大路戏”,艺术程式相同,到任何班都能上台唱戏。这种制度制约了戏剧艺术发展和提高。虽然历史上也出了些著名演员,演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剧目,但艺术的发展是缓慢的。在文化娱乐形式稀少,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尚能维持生计,一遇天灾人祸,艺人们立刻饭碗不保,许多卓有成就的艺人,年纪轻轻就被累死或惨死沟壑。上党梆子戏王赵清海,58 岁时(在当时已成老迈),身患重病,还得跟着戏班“讨饭吃”,在国民党兵逼迫下唱了一场戏,即惨死在戏房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剧团,艺人们有了自己的戏箱,有了不怕散班的固定单位,再不用到处游荡,生活有了保障。许多艺人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建立了幸福家庭。在艺术创造上,艺术力量的集中、固定,排新戏、创新腔,互相交流学习,促进了上党戏艺术的不断提高,并培养了一代代接班人,迎来了上党戏飞跃发展的时代。

塑造高端,维护高端,是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戏曲发展的又一举措。1954 年,长治专区调集全区的艺术精英,成立了高端艺术团体——长治专区人民剧团一分团(上党梆子,群众习称一团)、二分团(上党落子,习称二团)。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加强领导,在经济上给予扶持,从而打造出了一个个精品剧目,培养了一代代尖端艺术人材。上党梆子、上党落子参加历届省里会演、调演都展示了上党戏艺术的最高水平。从《三关排宴》开始,《斩华堂》、《佘赛花》三次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1991 年以来,上党梆子、上党落子四次进京角逐戏